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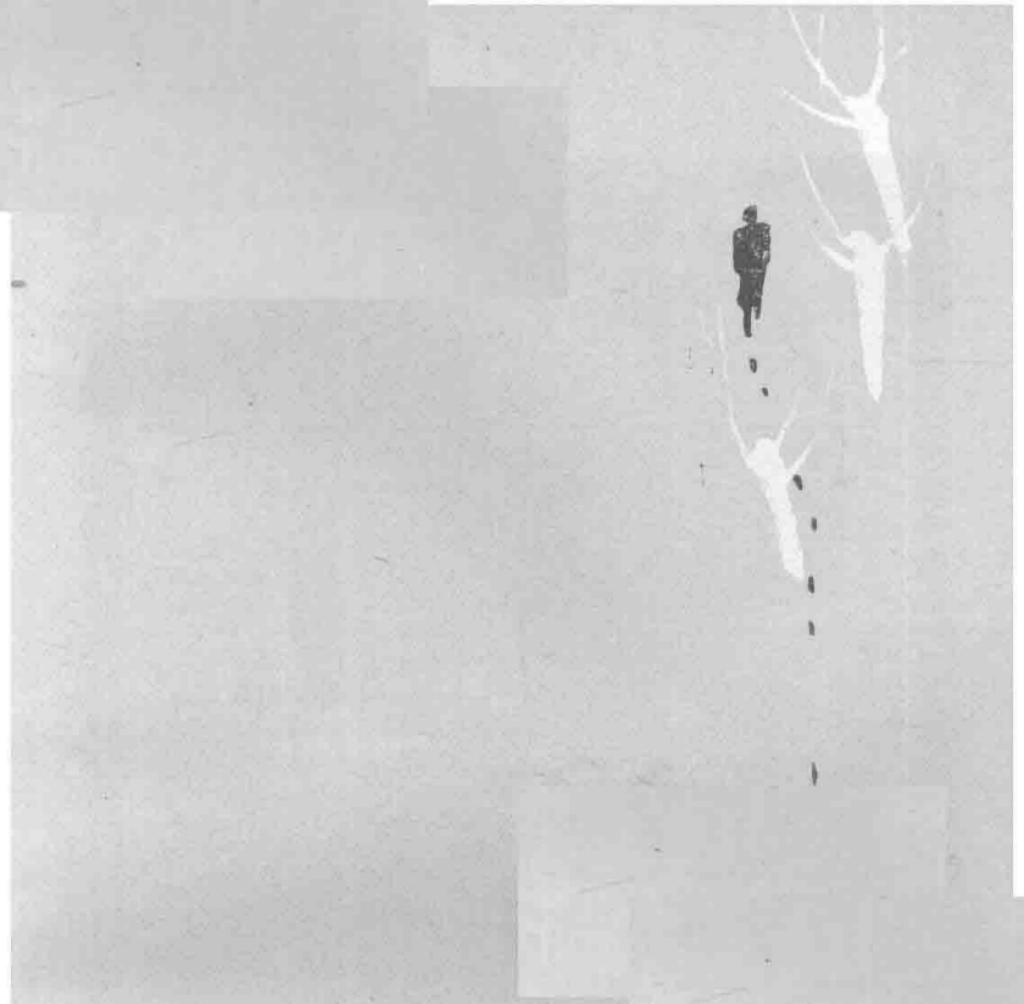
YIGEGUDUDE
SANBUZHEDE
XIA XIANG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法〕卢梭
张驰译



YIGEGUDUDE
SANBUZHEDE
XIA XIANG

〈法〉卢梭

张驰译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湖南人民出版社

据巴黎Seuil出版社1967年未删节本译出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法]卢梭著

张驰译

责任编辑：李全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6年10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2版第4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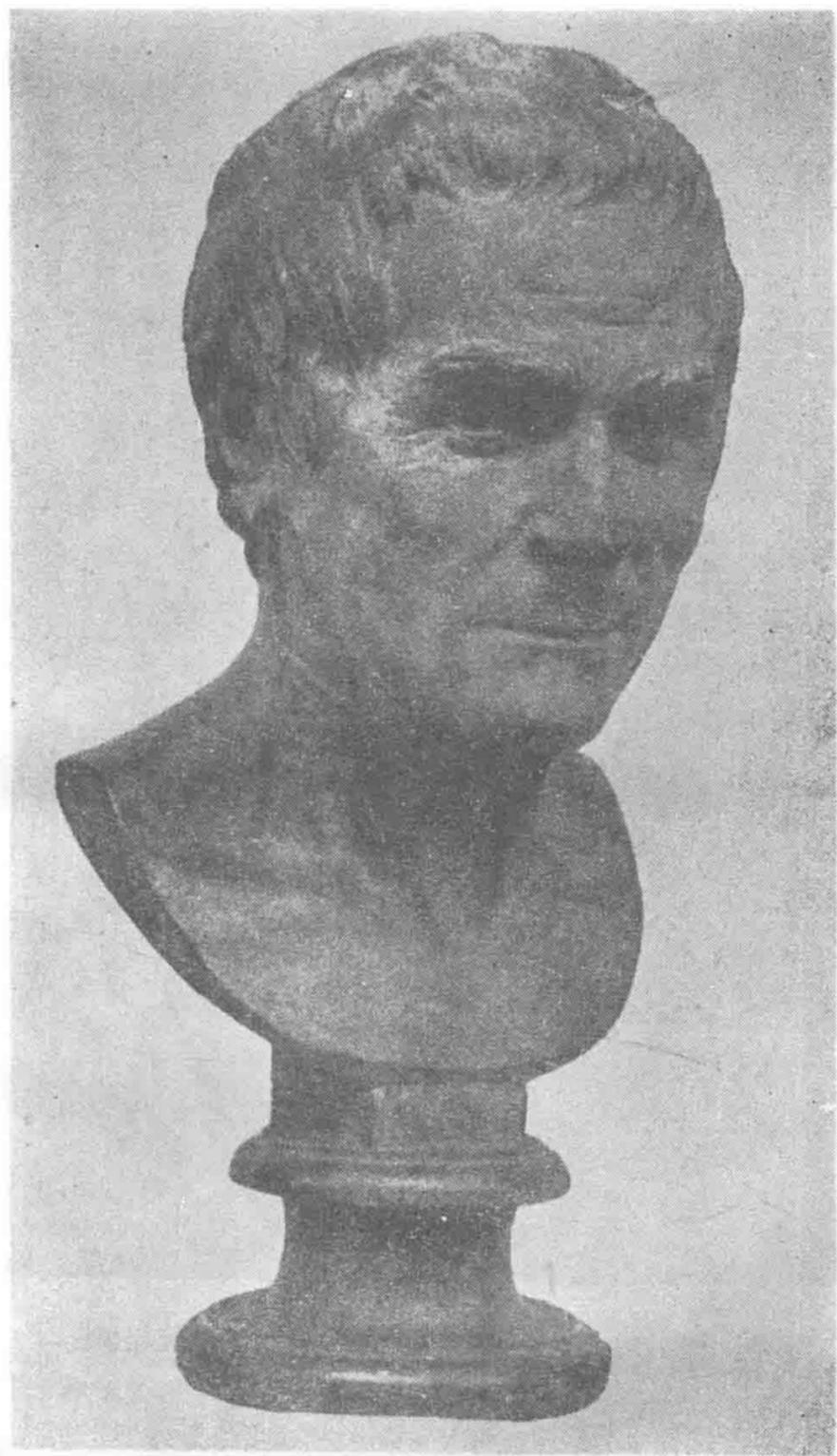
开本：787×960 1/23 印张：7.75 插页：4 字数：120,000

印数：74,600—139,600

ISBN 7—217—00021—1/1·13

统一书号：10109·1979 定价：1.40元

新书目：87—27





“每遇见一株新草，我就得意地自言自语：‘瞧，又多了一种植物。’”

——卢梭



华 伦 夫 人

“这位颇有才智、风姿绰约的妩媚女子使我因感激而激起了更加温存的、自己也无法分辨的感情。”

——卢 梭

“我如果真要完成这样一个标题的集子，那我本该在六十年前就着手了。因为我整个的一生就是一个长长的梦。它以每日的散步分为若干章节。

今天，尽管为时已有些过晚，我也要开始写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再没有什么更值得做的事情了。”

卢 梭

(写在一张卡片背后的注释)

“我重读了一遍《遐想》，但我们可以重读一百次。重读绝不会是简单地重复，因为在你面前叨叨絮语的这个人是那样近在眼前，他那抑扬的音调是那么多变，使你每读一次都觉得它在以新的方式使你激动。”

——让·盖普诺

“卢梭就是以其《新爱洛绮丝》、《忏悔录》和《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而位居于作家行列之首的。”

——夏多布里昂

“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时代，
而卢梭则开始了一个时代。”

——歌德

“对很少几位作家才可以这样
说：‘要是没有他，法国文学
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卢梭
就是属于这少数之列的。”

——安德列·莫洛亚

“卢梭是不老的。”

——托尔斯泰

“卢梭是法国的第一位情感作家。”

——拉马丁

译序

公元1770至1778年间，巴黎的郊外，尚有一片“招人喜爱的风景区”和几条“穿过葡萄园和草地的小径”。那时间，曾有一个孤独的老者，常在那儿散步，半陷入沉思。

晚年的卢梭，在经历了漫长坎坷的动荡岁月之后，于1770年重返巴黎，住在普拉特里埃街^①一所简陋的住房里，以抄写乐谱为生，深居简出，过着清贫淡泊的生活。他平静而又匆匆地度着他的余年，每日流连于郊外的自然景色中，幻想、追怀、冥思——“时有动人的遐想涌上心头”，直到1778年7月2日溘然长逝。

他的遗体被安葬在爱尔梅隆维尔园中美丽的杨树岛上^②，洁白的墓石上刻着：

自然之子、真理之子长眠于此。

这位一生爱自然、爱真理的漂泊者，靠着自学和个人奋斗而成为一代思想巨子的传奇式人

^①今让-雅克街

^②法国大革命后，卢梭的遗骸于1794年以隆重的仪式迁葬于巴黎先贤祠，与伏尔泰墓并排。

物，终于在经历了不断的抗争和搏斗之后，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得到了他所称道的“灵魂的安宁”。他在长睡中摆脱了人世的烦扰。在他身后遗留下的一部分手稿中，人们发现了这本记载着他那些“充满于每日孤独散步中迷人的沉思默想”的、并不十分厚的集子《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让·雅克·卢梭，生于1712年，卒于1778年，活了六十六岁。一生经历了冒险生涯（1712—1742）、文学生涯（1742—1762）和流亡生涯（1762—1778）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构成了他坎坷不幸但多姿多采的人生。

他生于共和制的日内瓦的一个小市民家庭。自幼丧母，有一个耽于幻想、后来远他而走的钟表匠父亲。他读书识字便是同父亲一道在读普鲁塔克的作品时开始的。此外，没有受过其他正规教育。早年曾在法院书记官家为徒，从雕刻师学艺，终于出走成为流浪者。二十年里，他当过仆人、家庭教师、音乐教师，四处漂泊历险，饱受了生活的磨难，并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其间，他认识了后来成了他的保护人和女友的华伦夫人，和她在莎尔麦特度过了八年“田园诗式的”生活，并得以自学各门学科，从而积累了广博的知识。这段日后对他颇有影响的生活，在他

晚年的《忏悔录》前六章中曾有大量美丽动人的记述。

1742年，他携带自己发明的《新记谱法》，只身闯荡巴黎，以抄写乐谱、教授音乐为生，结交了狄德罗和当时的启蒙作家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这期间，他写作了歌剧《风流诗神》；充任过法国驻威尼斯使节的秘书；与后来终身相伴的女佣戴莱丝·勒瓦瑟认识并同居；为狄德罗达朗贝尔主持的《百科全书》撰写政治、音乐条目，直到近四十岁才初露头角。1750年，他的应征论文《论科学和艺术》以论点新奇不凡、文笔优美出众而获奖。顿时声名鹊起，成了哲学界的红人。此后十二年中，他隐居到了巴黎近郊，先住在皮埃奈夫人提供的乡间别墅“退隐庐”中，后又迁居蒙莫朗西，埋头创作。既有与乌德托夫人“纯朴温柔的爱情”——从中产生了朱丽（《新爱洛绮丝》），他精神的产儿；又有与他的哲学家朋友们的因观点分歧而发生的激烈争吵（《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并发表了大量论著，主要有社会制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社会契约论》（1762）、教育论《爱弥儿》（1762）、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丝》（1762）等。这些著作构成了卢梭对世界的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1762年，当《新爱洛绮丝》出版后给卢梭带来

极大的声誉的时候（当时人全都读得入了迷），《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又相继出版，这回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此，他那长达八年的、充满凄风楚雨的逃亡生活开始了，《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爱弥儿》中）一文，由于既谴责神学家的谬说，又抨击无神论，不但引起“百科全书派”中无神论者的尖锐批评，更激起新旧教会和政府当局的极端仇视。巴黎最高法院下令焚烧《爱弥儿》，并通缉作者。天主教会则把卢梭视为“上帝的敌人”。卢梭打算在日内瓦避难，但日内瓦当局也下令毁烧他的《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伯尔尼和荷兰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卢梭只好逃到当时受普鲁士王管辖的莫蒂埃，找到一所僻居，在那儿写了《致博蒙的信》，对这位曾出面禁止《爱弥儿》的巴黎大主教提出责问和抗议；还出版了《山中来信》，以驳斥坊间流传的《乡间来信》，并责问了日内瓦当局，于是又招致了“莫蒂埃之围攻”。他不得已又逃到伯尔尼治下的圣皮埃尔岛，在那儿度过了近两个月平静的日子（本书“散步之五”中有一段最美丽的文字便是记述这段短促的留寓的），随即又见逐。绝望中，他接受英哲休谟的邀请，前去英国避难。

随后，1764年，一篇出自伏尔泰之手的匿名的抨击文章《公民们的感情》发表了。文章指出

卢梭遗弃了他的孩子们。这一谴责被公众看作是恶意中伤，但它象一把匕首直刺到卢梭的心底。这位曾发表过著名教育论文的道德的教授者，被宣布为“一个够不上尽自己最起码的义务的坏蛋”作为回答，卢梭写下了他的著名的《忏悔录》（1770—1771）。这本“从来没有先例”的书，后来便成了世界文学中的名篇。

一连串的迫害，十年过度的用脑，疾病缠身的状态，漂泊不定的生活，极端敏感的天性，阴郁的想象力，这一切几乎把卢梭带到了疯狂的边缘，他自以为有一个强大的阴谋集团在暗算他。他怀疑几乎所有跟他接近的人，并与大多数朋友绝了交。就是在这种半疯狂状态中，他和休谟发生了激烈争吵，并离开英国，回到法国，转徙于诺曼底、都菲奈等地。直到1770年，他才获赦返回巴黎，但条件是不可再发表危险作品。定居巴黎后，他与上流社会一刀两断，又重以抄写乐谱为生。他只接待少数朋友，而且不时与他们发生争吵。他很孤独，而且总认为周围都是敌人。然而，他也确有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为了种种不同的理由，齐心协力，非置他于死地不可。于是他便投到“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中”寻求庇护去了。他常到巴黎附近去散步，采集植物标本，从中寻找他的乐趣，一直到死。

这期间，由狄德罗以毕生精力主持编撰的《百科全书》，整套二十八卷（图册十一卷），冲破重重阻力，全部出齐了。法国的启蒙运动，也由于它的大批杰出的活动家的长期奋斗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流亡异国的伏尔泰凯旋荣归巴黎（1778），卢梭的书和名字也传遍了欧洲各大城市。人们尊他为贤者。波兰人也象科西嘉人当年那样，请他为自己的国家起草宪法。然而，这位贤者却处于退隐状态，贫病交加，见弃于社会，生活在绝望的深渊里，“看不见半点可以指路的光亮”。

上述种种，虽说都是那时的历史，但却与卢梭晚年的心境有关，构成他晚年创作的背景和氛围。

“我在世上落得孤零零一个人了，除了我自己，再没有兄弟、邻人、朋友、社会。人类最爱友谊、最重感情的人被众人一致摈弃了。”

本集子一开头便这样“象一只衰老的、悲鸣着的夜莺在寂寥的林中发出低低的奏唱^①”。它写于1776年秋天，卢梭完成《忏悔录》后六章，又写就长篇大论的《对话录》（1772—1774）之后。这时，他内心绝望，他知道，生命剩下的时间不会太多了，蜡烛正在两头燃烧。他以日记体记下了十篇

①见罗曼·罗兰：《卢梭》。

“散步”。这些篇章完全可以看作是《忏悔录》的续篇，但由于它们散文和诗一般的特点，也有人干脆把它们叫作“散文诗”。此外，作者也在一开始就把它们与《忏悔录》加以区别：“……我不再给它们冠以这个标题了，因为我觉得再没什么配用这个标题的话可说了。”

他还告诉我们：“这些篇章干脆就是我的遐想的不完整的日记。”（“散步之一”）；然而这又是一支内容丰富、蕴藏着优美和协的乐音的交响曲。这里既有美丽的、抒情的描写，如他在巴黎近郊的独自漫步、一场意外的事故、他的昏迷和惬意的诗意盎然的苏醒（“散步之二”）；在圣皮埃尔岛上，当黄昏来临，坐在比安湖畔，甜蜜的感觉使他“毫不费力就愉快地体验到生命的存在”的那种喜悦（“散步之五”）；采集植物时的遐想（“散步之七”），又不乏精粹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散步之三”还谈到他的平生经历、他的精神改造和宗教信仰。“散步之四”中他论述讲真话与撒谎。“散步之八”中他为自己在遭逢不幸时得到幸福而庆幸。“散步之九”则是对谴责他弃子的人们的严正回答，并表达了自己对儿童的深沉的爱。最末一篇，他回忆起华伦夫人和在她身边度过的幸福时光。当时正是圣枝柱节，五十年前，他与华伦夫人初次相见也在这一天。此后不

久，便搁下未完成的手稿，匆匆过世了。这位天才的作家，一生的闪光的才华终于在这里光耀尽了。

他在开篇时曾声称：“我和蒙田做着同样的工作，但目的迥然不同。因为他的《随笔》完全是由别人而作的，而我的《遐想集》则仅仅是为自己而作。”《蒙田随笔》理所当然地成了传世杰作。而卢梭这本“为自己而作”的集子，对后世之人也没少影响。它和《忏悔录》、《新爱洛绮丝》一道构成了“卢梭风格”：崇尚自我、热爱自然，抒发感情，表现幻想、冥思、感伤等情调。受他的影响，后来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雨果、乔治·桑等便汇成了另一庞大的文学流派——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

卢梭晚年交了一个朋友，他就是后来以《保尔与薇吉妮》、《自然研究》等闻名于世的法国作家贝纳丹·德·圣皮埃尔。他曾撰有《卢梭生平》一文，记述了他与卢梭的交往。他对卢梭的看法，除了作为补充卢梭自传作品的最好的史料外，还由于他对他的朋友的观察细致、热情、敏锐，因而本身就有一定的价值。译者一并将它译出，作为本书的附录。而其实，对于卢梭这位历史人物的学说与为人，细心的读者自有公允的评断，这是不言而喻的。